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基·奈特的真实生活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52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著

王家湘 / 译
席亚兵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玛丽.....	(1)
译者序.....	(5)
第一章.....	(9)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4)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3)
第七章	(58)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2)
第十章	(85)
第十一章	(87)
第十二章	(92)
第十三章	(95)
第十四章.....	(104)

第十五章	(108)
第十六章	(114)
第十七章	(121)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25)
第一章	(129)
第二章	(138)
第三章	(146)
第四章	(154)
第五章	(163)
第六章	(172)
第七章	(181)
第八章	(190)
第九章	(199)
第十章	(208)
第十一章	(217)
第十二章	(226)
第十三章	(235)
第十四章	(245)
第十五章	(255)
第十六章	(263)
第十七章	(276)
第十八章	(287)
第十九章	(296)
第二十章	(304)
译后记	(317)

玛 丽

王家湘 译

精巧、紧凑的故事，辅以绝妙的悬念，结局出人意料。

——《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序

《玛丽》译自纳博科夫用俄语写的小说《玛申卡》的英译本 Mary。《玛申卡》是这位文学巨匠的处女作。新婚不久的纳博科夫于 1925 年春在柏林动笔，次年初脱稿后即在柏林出版，两年后其德文版问世，然而直到 1970 年该书才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在英译本前言中，纳博科夫说到他为《玛申卡》寻找中意的英文名字颇费了一些踌躇，最后决定用《玛丽》，因为他感到这个名字“似乎最接近俄文原名所具有的自然和纯真的色彩。”

在同一前言中，纳博科夫说不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具有倾诉自我经历的愿望，只有在这一愿望得到满足后，才可能放手去探索“更美好的事物”。纳博科夫本人就是这样。他在 40 年代出版了自传《说吧，记忆》，对比此书和《玛丽》，可以看到《玛丽》中加宁的许多经历与纳博科夫的经历极其相似，玛丽则是塔玛拉的化身。据作者本人说，《玛丽》中伏斯克列申斯克那所有廊柱的宅子和 1969 年企鹅版《说吧，记忆》的封面上的

罗泽斯特维诺的宅子如出一辙。作者在加宁身上揉进了自己早年的感情经历，因此老年的纳博科夫在谈到《玛丽》时说，“由于俄国非同一般的遥远，由于思乡的痴狂陪伴我一生，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下忍受其令人断肠的怪癖，因此我毫不因窘地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

《玛丽》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在柏林一家小小的膳宿公寓中，时间跨度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六的一周。女房东是俄国人，6个房客也都是俄国人，由于各种原因流亡在柏林。主人公加宁原是沙俄军队中一个青年军官，1919年在克里米亚作战时头部受伤后辗转来到柏林，干过各种零工谋生。在小说中他正闲居，厌倦了和情妇柳德米拉的关系，却仍例行公事地和她幽会，因为他感到和她断绝关系比继续下去更为麻烦。老诗人波特亚金正在办去法国的手续，整个星期他为在护照上打上允许离开德国的出境签证而奔波，最后在星期五得到了签证却丢失了护照。他年老体弱，最后心脏病发作。小说一开始和加宁一起被困于电梯中的阿尔费洛夫似乎是个商人，这时正处在高度兴奋之中，因为妻子玛丽将于星期六从俄国到达柏林，几年分别即将结束，6天中他张口闭口不离玛丽。克拉拉是个小职员，和柳德米拉是朋友，但却暗恋着加宁。另外两个房客是一对芭蕾舞男演员，显然是同性恋者，到柏林来找工作。公寓楼在铁路旁边，从早到晚火车不断隆隆驶过，增加了这一群流亡者、特别是加宁的躁动不安。因为妻子即将到来而激动难眠的阿尔费洛夫星期一深夜在房间里不停地哼歌、走动，使住在隔壁的加宁无法入睡，去兴问罪之师却被阿尔费洛夫让进室内，看到了玛丽的照片。当加宁意识到这个玛丽就是自己中学时代的情人玛丽时，初恋的一切一幕幕映过心头。第二天一早



他毅然步入柳德米拉的房间和她断绝了关系，此后4天加宁一直生活在回忆之中。柏林那灰色的现实和对在俄国的初恋的玫瑰色的回忆交织，构成了《玛丽》的故事和语言的难忘的、动人的美。

在玛丽到来的前夜，两位芭蕾舞演员在自己房间里为了波特亚金和加宁即将离去，为了阿尔费洛夫妻子即将到来，为了克拉拉的生日以及自己找到了工作举行了一次聚会。阿尔费洛夫喝得烂醉，加宁把闹钟给他上到11时，打算自己8点钟前去火车站接玛丽后双双离去；波特亚金心脏病再度发作。加宁收拾好行李去到了火车站。他坐在那儿等待北方来的列车载着玛丽到达柏林，看着附近有工人在盖一所新房子。此时纳博科夫笔锋一转，描写了加宁在这现实的场面下的顿悟：当加宁抬头看着幽静的天空中的房顶架时，他清晰而无情地意识到他和玛丽的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它持续了仅仅4天——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4天，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枯竭，已经感到腻烦了；玛丽的形象和那行将就木的老诗人的形象一起现在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成了记忆。

在加宁记忆中既模糊又栩栩如生的玛丽终于没有出现在这部以她命名的小说中。小说以加宁独自去开创新生活结束。

正是在这出人意料的结局中表现了纳博科夫的非凡文学天才。

初恋是甜蜜的。那爱情的萌动、少男少女的遐想，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情感、完全陌生的异性、完全陌生的经历。在《玛丽》中，对初恋的回忆和对故国的怀念交织在一起，俄罗斯广袤的原野、秋阳、冷雨、白桦、冬雪，这对在异乡的流亡者更增加了几许凄迷的、不可及的、哀惋的美。故国不再，昔日的

恋人已为他人妇，加宁终于从沉迷中醒来，意识到回忆虽美好终究不能替代现实，他也不能像老波特亚金那样在回忆中了却残生。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迎接明天。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使纳博科夫成就了他非凡的文学业绩。

王家湘

1997年5月于北京



第一章

“列夫·格列沃，列夫·格列博维奇？这种名字足够把舌头都给绕断的，亲爱的伙计。”

“是的。”加宁带着几分冷淡附和道，一面努力想在这一片突如其来的昏暗中分辨出对话人的面容。他们俩人置身其中的可笑境地及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交谈，使他心中甚为不快。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无谓的好奇才问你的名字和父名的，”对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气馁，“我认为每一个名字……”

“我再按一下电钮试试。”加宁打断他说。

“按吧，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刚才在说，每一个名字都具有自己的责任。列夫和格列博，我看看，这种结合很少有，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你必需干脆利落、果断坚决，还有点古怪偏执。我的名字比起来要温和得多，我妻子的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玛丽。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尔费洛夫。对不起，我想我踩了你的脚了……”

“你好，”加宁说，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握住那伸在他袖口旁的手。“你想我们会困在这里很长时间吗？该有人来想点

法子了。见鬼！”

“咱们还是坐下来等着吧，”那使人讨厌的快乐的声在他耳朵上面一点的地方又一次响了起来，“昨天我来的时候咱们在走廊里碰见过，晚上我隔着墙听见你在房间里清嗓子，从你咳嗽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咱们是同胞。告诉我，你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吗？”

“很久了。有火柴吗？”

“没有。我不抽烟。这个膳宿公寓脏得很——虽说是俄国人开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妻子要从俄国来了。4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的，先生。用不了几天了。今天是星期日。”

“黑古隆冬的，真见鬼，”加宁嘟哝道，把手指节按得啪啪响，“不知道几点钟了。”

阿尔费洛夫大声叹着气，嘴里散发出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又不特别好的人所有的热烘烘的腐臭味。这股气味中带着几丝悲哀的成份。

“只有6天了。我估计她是星期六那天到。昨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把地址写得特别滑稽。可惜这里太黑，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你在那儿瞎摸索什么，亲爱的伙计？你知道，那些小通风口是打不开的。”

“我真想砸了它们。”加宁说。

“好啦，好啦，列夫·格列博维奇，咱们玩玩游戏不好吗？我会一些好玩的游戏，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想好一个两位数的数字。准备好了吗？”

“别算上我。”加宁说着烦躁地用拳头捶了两下墙。

“门房睡着好几个小时了，”阿尔费洛夫的声音在耳旁嗡嗡



响着，“所以捶也没用。”

“可是你也得同意我们不能在这里吊上一整夜。”

“看来咱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咱们这样相遇有点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大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走进了这个玩意儿。顺便说一句，这东西的地板非常薄，下面就是黑洞洞的深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一起走了进来，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沉默着往上升，突然——停住不动了，一片黑暗。”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

“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家是吧，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我没在城里。”

“啊，春天！郊外现在一定很漂亮。”

阿尔费洛夫的声音消失了片刻，当它再度响起时带着令人不快的欢跳，也许是因为说话人在微笑。

“等我妻子来了以后我要带她到郊外去，她最爱散步了。女房东对我说过，你的房间是不是星期六就空出来了？”

“是的。”加宁漫不经心地答道。

“你要离开柏林吗？”

加宁点了点头，忘记了在黑暗中点头是看不见的。阿尔费洛夫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叹了一口气，开始轻轻地用口哨停停吹吹地吹着一首甜甜的曲子。10分钟过去了，突然从



上方传来了咔哒的一声。

“这下好了。”加宁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顶上的灯泡亮了，吱咯作响的电梯箱里充满了黄色的灯光。阿尔费洛夫像刚刚醒来似的眨巴着眼睛。他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没个样子的旧大衣——是那种所谓的“换季之交”穿的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他稀疏的金色头发微微有点乱，容貌中有着什么东西会使人想到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那金色的小胡子，那瘦削的脖子的形状——他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有鲜艳点子的围巾扯了下来。

电梯箱猛地一晃，搭在了四楼电梯口的槛台上，停了下来。

“真是奇迹，”阿尔费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你先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但是加宁满脸不耐烦地轻轻推了阿尔费洛夫一下，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并使劲“砰”地一声关上铁门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快。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烦躁易怒过。

“真是奇迹，”阿尔费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



第二章

膳宿公寓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施塔德巴恩线上隆隆的火车声，产生了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带有放手套的架子的昏暗的镜子，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门厅进去变成了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3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1923年4月的头6天。左侧第一个门是4月1日，是阿尔费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三间是房东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个德国商人，20年前从萨里帕塔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膜炎去世了。右侧的3个房间——从4月4日到4月6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胸部丰满有着惊人的蓝棕色眼睛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6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柯林和戈诺兹维托夫，他们都像女人一样爱咯咯傻笑，人很瘦，脸上擦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